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和谐之声

晚晴亦美好

○徐恒菊

几年前,我偶然在一次画展上邂逅几十年前的一位老同学。她姓沈,排行老二,为人大方开朗、谦逊随和、善解人意,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二姐。看到她,我既高兴又惊讶地问:“二姐,你也来看画展啦!”她见到我也很开心,开玩笑地说:“你能来,我咋就不能来?告诉你,我是来参展的!”

看着她身旁的一幅威风凛凛、活灵活现的雄鸡图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参展?这幅雄鸡图就是您的作品?”二姐自信地点了点头,微笑道:“请您多提宝贵意见。”“我记得你是医生,后来又当了院长,怎么有空画画了?”她说:“退休后找个事干干,不然人就生锈了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,可那时学习任务重,没空画;父母说画画会耽误学习,不让画;没钱买笔买纸,没条件画。这爱好活生生压在年少的心灵里。刚退下来,寻思着干点啥,画画这爱好在我心里直往上蹿,拱得我睡不着吃不好,干脆去老年大学报了美术班。多年来,我没落下一堂

课,老师布置的作业,我做好后登门请他修改。那个青年老师说,阿姨,评优秀学员,你是第一个。”

我说:“这些年,你真不容易,此前没什么基础,能坚持不懈地学下来,还不断提高,真了不起!”“哎,当初说什么的都有,都把这年纪了,还学画画,真是异想天开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;不在家带孙子,做家务,这女人疯了!你知道我性格的,认准的事定要干下去,开弓没有回头箭,我就疯了,咋啦?!我背着习作,南下北上,拜师访友,虚心求教,磕磕绊绊走到这一步,说不上有什么成就,就是小有收获吧!好在现在说闲话的人少了。”

听了她的叙述,我很感动。“二姐,祝贺你画作参展,难得碰面,中午聚聚吧!”她连忙摆手说:“好酒留着,下次吧!我马上还要参加评审会,说不定托你吉言,还能得奖呢!”说着,她使劲地拍了我的肩膀,开心爽朗地笑了。我望着她那泛红的笑容,风采依然的体态,这哪是我想象中半途

古稀的老人,分明还是中学时期那朝气蓬勃、神采飞扬的二姐。我忽然觉得,是画笔又描绘出她远去的青春,点缀了她晚晴的美好。

晚上,她的电话来了。“你眼光不错,那只大公鸡得了特等奖。我也心满意足了!”手机里伴随着喝酒碰杯的喧闹声。

二姐学画的事触动了我,让我看到了风雨余生精彩的一面,我带着敬意、开始留意像二姐一样的人,在晚霞里奋力前行的人。不久就发现,盐城市老干部艺术团就是这样一群人。他们以退休的地市、县处级老干部领衔,市老干部局帮助组建的群众性演出团体。当初,我听说这些老同志搞艺术,还真感到不可思议。几个月后,受邀里邀请去看演出,我心想有什么好看的,浪费时间,所以总找借口推托。接连几次下来,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,心想再不去,可要得罪朋友的,于是带着瞧瞧的心理走进演出场所。进去一看座无虚席,更让我惊讶的是,大幕拉开,

那舞台背景的精美、演员的神韵、乐队的气势,一下子征服了我,这才让我滋生出往下看的热兴。

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。看着看着,节目中所展现的昂扬精神状态,所流露的笑对人生的乐观情怀,不断地激发我的情绪。我虽然看过很多演出,唯对他们的演出情有独钟,久久不能忘怀。他们的歌声,时而高昂,时而悠扬,十分动听;表演的舞蹈轻盈矫健,风姿优美,韵味十足;朗诵的诗歌抑扬顿挫,字字铿锵,声情并茂,让人享受。演出结束,我和在场的观众一样,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这掌声既有对他们辛劳的感谢,又有起初对他们缺乏信任的歉意;既有对他们精彩表演的赞美,也有对自己庸碌度日的自省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退休后,量力而行,尽力而为,做到老有所学,老有所乐,老有所为,老有健康体魄,这是家庭的一大幸事,也是对社会的有效贡献,更是人生的一道风景。

平凡人生

我的书房

○陈树华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家九口人挤在三间草房里。堂屋主要用来烧饭,堆放生活家什及农具。我们的房间放着两张床,一张四方桌。这小小的四方桌是一家人吃饭的饭桌,也是我们读书学习的书桌。吃完晚饭,几个姊妹各自从书包中取出课本,围在四方桌的周围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起读书写作业。当时我对书房这概念是陌生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扬州读大学,有一次去张世儒老师家。张老师是教授,也是水利方面的专家,住着一个很大的房子,其中有一间四周放着高低不齐的书柜,每个书柜上都摆着整齐的书,除一套桌椅用于写字外,整个房间几乎被书占据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书房。在回教室的路上,我默默自己将来要能有这样的书房该有多好。

1987年,我到乡里工作,乡里给了我一间屋。这间屋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。一张床,一辆自行车,加上简易的办公桌、椅,便构成了办公室里的四件,而床就占据了几乎一半的面积,三尺办公桌既当床头柜又当书桌。我在书桌旁认真学习种、养等方面的知识,空闲之余写些不成熟的文字,尤其是自己的稿件偶尔变成报纸上的“豆腐块”,带给我的是难以形容的。一周5个工作日,我晚上都是在这样的“书房”里度过的。

1995年,我女儿上一年级,为了能上县实验小学,我就在离校不远处的二队买下两间已废弃多年的房子。在整修两间主屋的同时,我又在门前搭起两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易小房子。一间是厨房,用来烧饭吃饭;另一间除放一些杂物外,我放置了一张小书桌和一个小书柜,用来当书房。书柜摆上不到一百本书就已经满满。没办法,把剩余的书籍用纸箱装起来,连同杂物摆放在一起,这就是我拥有的书房。

2000年8月30日,一场特大暴雨在响水上空倾泻而下。我当时在位于灌河边的一个乡政府工作,正奋战在抗洪第一线。洪水退去,涝水排出后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中,才知道家具都被水淹没,我的书房全浸泡在污水里。

2007年,县委、县政府进行棚户区改造,我所居住的三队被列入拆迁改造范围,实行就地安置。在选择新的住房时,很多住户选择多层,而我选择小高层,因为小高层顶层有阁楼可以做书房。2011年,我拿到了回迁房的钥匙开始装修。2012年,我们搬到了新房,拥有了自己的新家,更为关键的是“书房”。在明亮的台灯下,崭新的电脑旁,我思绪万千,遥想当年趴在厨房饭桌上,宿舍床上看书的情景真是五味杂陈……



秋日白洋淀
新华社发

生活感悟

梧桐树

○孙小丽

对于梧桐树,我一直抱有成见。梧桐树,看着高大,却不经用,即便是成年的梧桐树干,也不能拿来做屋梁,只能用来做一些简单的装饰木匣,至于像家具这样的大件更是不行。从小课本里教的都是要做挺直且直的青松,从来没教过要做一棵梧桐树。

大学到市区读书,梧桐树的身影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,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大规模的梧桐树群。这里的梧桐树比我印象中更高、更大、枝叶更繁茂,我一时半会有些不明白,为什么道路两旁都要栽满这些无用的梧桐树。

毕业之后,工作屡屡受挫,不是专业不对口,便是经验不够,在母亲催促之下,回到老家准备另寻出路。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,大多数农户已搬进了商品房,我家小区就坐落在县城标志性建筑边上。因建筑属于公共绿地,绿化率,环境优美,便成了人们久去不厌的公园。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大规模的梧桐树群。

高大的梧桐树,沿着人行道伫立

两旁,只是没有一片叶子,甚至树干上的皮也剥落了,只剩下光光的树干指着天空愣愣地竖在那里。虽说时值冬季,其他的绿植也有落叶不甚繁茂,却也不像梧桐树落了个精光。真够没用的,我在心里念道,那口气像极了父亲面对待业的我。

为了逃避父亲“关切”的眼神,我每天都找着各种理由下楼,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打发时间。

一进3月,公园里的绿植都争先恐后地“忙”了起来,只有梧桐树依旧静悄悄,看不出一点生机。

一直等到4月下旬,樱花败了,桃花落了,梧桐树干才开始转白发育,点点绿意从枝上突出,至此梧桐树的春天才真的到来。

时间很快来到了7月,梧桐树终于迎来了盛世。所有的叶子竞相绽开,就像怒放的花朵,拼尽最后一丝力气,让自己足够完美。即便只是绿叶,却也各有不同,明的、暗的、深的、翠的、碧的、墨的,一夜之间连成了一片,互相辉映,遮住头顶,盖满天空,远远看

去就像一幅油画,色彩分明,尽显生命的盎然。8月的天,异常的热,人们却惬意地坐在长凳上,享受着梧桐树在盛夏里带来的凉爽。梧桐树的价值,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
中秋渐近,天色渐凉,梧桐树成了第一批开始落叶的树,几乎是同时,天空里的绿变成了黄色的火球,以最后仅有的气倔强地撑在枝头。

只待一阵秋风起,纷纷从枝头纵身飞向大地,无一幸免,在风中片片飘散零落,没有回首,没有犹豫。这些平凡而又弱小生命的陨落,是那样的决绝,那样的壮观,让人无法不在心底对它生出敬意和感叹。一场雨后,遍地金黄,让人动容,不容小觑不忍践踏。

那夏日里的困惑突然有了答案。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成为栋梁,绝大部分是从平凡中来,向平凡中走去。

再次临近冬季,梧桐树的表皮又开始脱落,你不用担心,它不会死去,它只是为了储蓄能量,等到下一个平凡的生命周期,再次全力出发。

往事如烟

饥饿记忆

○宋震涛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季仿佛特别冷、特别长,生产队的口粮早已断炊,人们每天都在捱饿充饥的食物,盐碱滩上的盐蒿子,田头沟边的曲曲菜,凡是能入口的野菜都已被挖得所剩无几。饥饿的人们为了减轻对食物的欲望,每天躺在草垛下晒日头,从日出到日落。

头两年吃集体食堂,两个生产队合并一处,只供应稀粥,没有副食品,更没有菜肴。有一次改善伙食,食堂里蒸了一些盐蒿子饼,似过年一样热闹。开饭的时候,几十号人挤在狭小的过道里争着领饼子。

大队书记的儿子与我同学,我经常约他一同上学。一次午饭后,我照例去他家,正赶上他家的饭点。那是个稻谷刚收割的季节,在他家丁头舍子外,支着泥锅灶,熬了一锅稀粥,新米的香味飘得很远。只见我那同学端着一只大海碗,连喝了9碗。

有一年,母亲去南通看望外公,买了几块点心回来,叫作“高级饼”,此饼十分坚硬。母亲用菜刀费力地将“高级饼”切成小块,我们分而食之,略含甜味的饼子不亚于今天的五仁月饼、华夫薄脆。那个年头,有一种点心叫作脆饼,其实就是干面饼上撒些芝麻,据说是专门供给坐月子女人吃的,产妇产后证明去供销社买回来,泡上鸡汤,特别有营养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日子好起来了,春节我们家也开始炸肉圆,爷爷奶妈家的肉圆依然由我和三叔家炸好后送过去。有一年春节前,爷爷从集市上买了几斤猪肉回来,说要自己炸肉圆。拌好了肉糊,将油倒入铁锅加热,却不懂得控制油温,待到油锅冒出青烟时,才将肉糊挤入锅内,一团火苗直冲屋顶,爷爷顿时手足无措,正巧我一脚踏入屋内,见到此景,急中生智,顺手操起酱缸上的一口坏铁锅,盖住烈焰腾腾的油锅,避免了一场火灾。最终还是我帮助爷爷炸完了肉圆。

在物质丰富的今天,人们不再为温饱而操劳,在菜市场听到最多的倒是主妇们踟蹰在菜摊前的叹息:“买些什么菜呢?”是啊,所谓“食多无滋味”,物质享受过度,也难免有让人没胃口的时候。

生活素描

甜大梢

○胥加山

甜大梢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陌生的,甚至在我们孩提时代,同样对甜大梢没有概念。

甜大梢是海边的产物,是海边孩子的零食,海边人长棉花,甜大梢长在棉田里,入秋给孩子解馋。第一次接触甜大梢,是和邻居大妈有关。大妈娘家在射阳海边,平日里一说到老家,满口都是我们海边棉花长得真好,棉花地里套种瓜、甜大梢,孩子夏秋都能解馋。……一年的中秋前夕,大妈回去看望娘家人,带回半蛇皮口袋甜大梢。咬去梢皮,嚼一段梢肉,甜汁衷心而来。尝过了甜大梢,最初的感觉是像甘蔗,但不如甘蔗粗,节节段段细而长。最大的区别是,甘蔗梢甜味有所减,甜大梢,从根到梢,节节段段一样甜。

真正了解甜大梢成长的全过程,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棉花引种到西乡,大妈从海边带回了甜大梢的种子,分给我母亲一些。

开春,西乡人开始打棉花钵准备播

棉花钵育苗,成千上万个棉花钵排成长长的垄,横竖成行,像写满小楷的纸张;棉花钵打成,不作片刻休息,一家人男女老少齐上阵,弓腰把一粒粒浸泡过的棉种小心翼翼地摆放进棉花钵凹槽里,一天两天紧张的播种劳动,直至给棉花钵覆盖上一层洁白的塑料薄膜才能稍作休息。而细心的母亲,像劳作后做游戏一样兴奋,从怀中掏出一小包种子,笑嘻嘻给多出来的二三十个棉花钵挨个摆放红色的种子,逗得我们好奇上前询问,妈,你这是播的什么?母亲笑而不答,似在尽情地享受着额外播种的幸福,还是大妈跑过来告诉我们,你妈播的是甜大梢种子,入秋就有好吃的啦!

甜大梢种子在棉田里发芽,像甜甜的梦吸引着孩子前往。春天的正午,气温陡升,母亲吩咐父亲去棉田里掀掉覆盖在棉花钵上的塑料薄膜,孩子自告奋勇抢先一步边走边答,你们歇歇,这种活我可以干!一掀开塑料薄膜,一阵热浪扑来,塑

料薄膜上凝聚的水珠像一阵雨洒在嫩绿的棉苗上,绿油油的棉苗没有吸引孩子过多的注意力,他加快了掀塑料薄膜的速度,看见了,看见了,那一丛丛甜大梢幼苗,在棉苗丛中鹤立鸡群,长势一点也不逊于棉苗,孩子笑了,双腿被水珠打湿浑然不知……

气温升高了,春花烂漫了,麦子归仓了,棉苗移栽了,一株株甜大梢苗上包裹着的叶子,像一个个神奇翠绿的小酒杯,盛满了清晨露珠琼浆……

盛夏,棉田里一片葱茏,棉叶层层叠叠,而此时的甜大梢不分昼夜拔高再拔高。等到某个清晨,孩子和大人一同到棉田里捉虫、打老枝老叶、摸碎芽,才发现甜大梢高出棉田一大截,一株株甜大梢像捍卫棉田的战士,伟岸矗立……

初秋,棉田里结棉桃了,甜大梢也吐穗了,靠底的长叶也见枯黄,红色根茎粗壮饱满,甚至一些裸露在外,甜大梢的干也日渐粗壮,和棉田齐腰往下的节段像涂抹上一

层薄薄洁白的霜……

仲秋,孩子不停地问母亲,妈,可以下田摘棉花了吗?其实母亲知道孩子的心思,慈爱地说,拿个棉花包到棉田里走走看看便知道了!

棉田里的绿意依然盎然,孩子走了好长时间,未发现洁白如云的棉花,倒是红得发黑的甜大梢穗子吸引着孩子。孩子一步上前,放倒一根甜大梢,随着“咔嚓”一声,甜大梢齐根折断,摘下枯败的黄叶,掐去穗子,一节节掰断,取一段,撕开甜大梢皮,咬一口白绿相间的甜大梢肉,稍微上下牙一挤压,如蜜的甜汁在孩子的舌上打滚,在唇上舞蹈,在口腔里翻腾……孩子满足地笑了,吃了一节又一节,吃了根段吃末梢,除了甜,还是甜,这种甜抚慰着孩子少零食的胃和寡淡的味蕾……

甜大梢甜了哦!甜大梢甜了哦!……孩子放歌棉田,就连秋天西乡原野的空气中也散发着甜津津的味道……

漫画



重点治理 新华社发

- 和谐之声
- 平凡人生
- 生活感悟
- 往事如烟
- 生活素描
- 漫画